

□李建民

春到凤凰山，见识过千树梨花雪的盛大之后，谁又能错过千年古藤的韵味呢？

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，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。”凤凰山乃泰山余脉，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部，县城东20.5公里处葛石镇与磁窑镇交界处，北依泰山，南接曲阜。海拔虽然只有548米，却峻峭挺秀，势如凤凰翩翩振翅于万里晴空。山南坡有座观音庵，雄立于危岩之上，原为刘氏家庙。庵西墙上，仰卧着一株据传已有千年树龄的紫藤，从地面爬上十多米后，凌空偎依于三株楝木（俗称黑莲子），冠盖如蓬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古藤恋子”。藤下一泉水，名曰龙腾泉，常年汨汨流个不停。庵后树林中，有大小1000多株紫藤，或匍匐于乱石，或攀援于石壁。

每年4月份，“占尽天下白”的梨花刚刚谢幕，紫藤花便粉墨登场了。在云天崖壁之间，一串串紫藤花热烈地绽放，半开如美人甲，全开若蝶飞舞，白里透紫，紫里泛红，似流似瀑，蔚为壮观。天南地北的人涌向这里，一是赏花，二为问古。从凤凰山的山门拾级而上，盘道旁矗立着气宇轩昂的刘桢书画院。书画院前方，迎头是数块巨大的石岩，岩间挺立着数株高大松柏。树下一块石碑上刻有“刘桢之墓”。刘桢，字公干，东汉末年东平国宁阳人，著名文学家，与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合称“建安七子”，因以五言诗见长，又与曹植并称为“曹刘”。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。冰霜正惨凄，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，松柏有本性！”（刘桢《赠从弟》）意境何等峭拔！气势何等激昂！“蓬莱文章建安骨”，迅速崛起的建安文学，推动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期。

据说，刘桢年轻时常常在庵西的山道上爬上走下，聆泉品月，吟诗作赋，可谓“一路芬芳一路诗”。如今，刘桢墓前，缕缕阳光如烟似雾；龙腾泉旁，嶙峋松枝苍劲有力。嗅着紫藤氤氲的清香，聆听翠鸟吟春的鸣唱，古老的历史似乎不再遥远。

藤花也是有性格的。抽叶开花前的紫藤，一向以“铁中有铮铮，卉徐徐宣类”而广为人颂。“贞骨凌霄，高风跨俗”，著名文学评论家钟嵘如是评价刘桢的五言诗。其实，这何尝不是对刘桢人格的写照？文骨源自傲骨。《三国志》载：“桢以不敬被刑，刑竟署吏。”裴松之注曰：《典略》曰：“太子尝请诸文学，酒酣坐欢，命夫人甄氏出拜。坐中众人咸伏，而桢独平视。太祖闻之，乃收桢。”依据封建礼制，臣子面君时应当伏拜，赐平身后才能平视。刘桢从小饱受儒家“仁义礼智信”教育，出于对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，甄氏有夫再嫁而感到愤然，所以立而不跪，且平视甄氏，因此被曹操治罪，多亏当时众人求情和曹丕不干预，才免于死罪。在受刑罚做苦役时，刘桢既没有自怨自艾，也没有自我沉沦，而是挥动如椽巨笔，写就《遂志赋》，托物自喻，以表达自己的铁骨铮铮、坚贞高洁，展现出建安风骨“傲世逸俗”的恢宏气象。

紫藤是美丽的，惜乎惊人的艳丽总是那么仓促。紫藤的花期很短，前后不过一二十天的样子。三四月份，先是藤枝渐渐褪去锈色，形貌舒展开来，继而嫩叶初生，零星的花苞点缀枝间；转眼间，蝶飞蜂舞，瓔珞累累，之后飘坠，落花一地。4月下旬，绿荫完全取代了满树繁花。凤凰山的清秀、紫藤花的浪漫，一定曾滋养过诗人的灵魂。

令人叹息的是，刘桢的一生就像紫藤花一样步履匆匆。生逢乱世的他，因遭遇瘟疫，病逝于洛阳时只有三十二岁。生于凤凰山，葬于凤凰山，树高千丈也忘不了故国的根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刘桢静静地陪伴着凤凰山的葱翠万木、溪风山月，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古藤恋子”呢？

春日藤下，可以席地静坐，披一袭山风，读一卷书；也可以捧一盏佳茗，听泉、赏花，思接千载，神游八荒。见识过“古藤恋子”的绰约身姿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会记得那缕似有若无的淡淡芳香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行走齐鲁】

紫藤挂云木，寻踪凤凰山



邑此地，魏时则诸侯分封列土，由是这里自古豪俊奢侈，文章流传，士子以文韬自高，市井中人鄙陋愚顽固守。然而城池雄伟，宅第宏敞，楼阁倚日，凌霄欲飞，石桥如彩虹横波，其雄丽自在其中。

随后，李白讲到古济宁城的商业状况，这是十分难得的一份唐代商业简介。传统文化重文轻商，商贾文化在正史中记载很少，新旧唐书《食货志》中有记述，也是寥寥数语。李白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记叙古济宁的市井盛况：“故万商往来，四海绵历，实泉货之橐籥，为英髦之咽喉。故资大贤，以主东道，制我美锦，不易其人。今乡二十六，户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。帝择明德，以贺公宰之。公温恭克修，俨硕有立，季野备四时之气，士元非百里之才。拨烦弥闲，剖剧无滞。辘百发克破于杨叶，刀一鼓必合于桑林。宽猛相济，弦韦适中。一之岁肃而教之，二之岁惠而安之，三之岁富而乐之。然后青衿向训，黄发履礼。耒耜就役，农无游手之夫；杼轴和鸣，机罕蠶蛾之女。物不知化，陶然自春。权豪锄纵暴之心，黜吏返淳和之性。行者让于道路，任者并于轻重，扶老携幼，尊尊亲亲，千载百年，再复鲁道。非神明博远，孰能契于此乎？”

他由衷地赞扬：有鉴于济宁的山川人文，这里万商往来，四海货物云集而绵延不绝，实在是社稷经济之咽喉。说到这里，他打了一个比方，郡县治理如同裁制锦绣，必须交给有见识、有能力的县令着手治理。任城有二十六个县，居住着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户人家，圣上崇德，委贺公知止就任于此。贺知止是贺知章的族弟。贺公温良恭俭，形象丰硕而庄重，有四季随和之气。李白引用了三国时庞统和南北朝时山阴令丘仲孚的例子，说当年庞士元为未阳县令，无为而治；丘仲孚任山阴令，调度自如。又引用《汉书》中善射者养由基的例子，他百步外持弓射杨叶百发百中，就有了成语“百步穿杨”的典故。再引用庖丁运刀击物，其熟练若般天子《桑林》之乐，举措全在法度之中，谋略皆合时宜。在例证之后，他指出：如《左传》所说，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正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”。只有“宽猛相济”才是施政的最高境界。那么，怎样宽猛相济呢？李白说，像西门豹一样佩韦以自缓，克服性急的毛病；像宓子贱那样带弦以自急，张弛有度，宽严适当。第一年，百姓敬法循规；第二年，市井得惠而安定；第三年，社稷富庶而乐道。于是年轻人自觉约束自己，年长者自发以礼制和道德示范于社稷。事农者勤于耒耜，没有游手好闲之徒；女人们安坐机杼，没有巧妆弄脂之人。万物虽不知教化，却呈现出春天般的生机。权贵摒弃了暴虐之心，衙吏回归淳朴之性。行路者礼让于道，有担当者不辞轻重。扶老携幼，礼尊亲和，千秋百年，重新恢复了鲁国的淳朴风气。若非有此卓识远见，谁又能创建如此社会风气呢？

这篇《任城县厅壁记》大约作于李白居住济宁以后数年，是他深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，由衷而作。他是浪漫主义诗人，读这篇散文文字珠玑，充满现实主义精神，没有了举杯邀月的疏狂、仰天大笑的轻蔑、一日江陵的情怀，他把目光放到市井民生、社会治理、商业发展、文化道德建设，探索着唐代地方官员对一方水土的人文建设。读之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仕途之外的烟火济宁，看到它儒学传承、世俗循礼、商贾云集、安定祥和的样貌，在唐朝留下的记载城市建设史料中是罕见的。这又是一篇美文，透过这些文字，可以看到李白的学识，多处用典，以典喻事，把现实与传统融合为一体，不矫枉，不谄媚，没有空洞的夸饰，后人读此，除了看到一个繁荣的济宁，还看到诗歌以外的才情李白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员）



□孙葆元

李白很少写颂辞，纵观《李白全集》，在其大量诗作中仅留下20篇颂赞文章。他曾写下两篇著名的颂辞，一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《清平调》三首，赞美沉香亭下的杨贵妃，可谓奉旨之作；另一篇就是寓居济宁时写下的《任城县厅壁记》。唐时的任城是今日的济宁。唐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，三十五岁的李白携家眷定居于此，住了两年就被济宁的山光水色、人文风情感动，由衷地写下这篇颂辞。

《任城县厅壁记》其实是一篇优美的赋体散文，写于另纸，后来被镌刻在县衙堂壁上，遂成《任城县厅壁记》。且看：“风姓之后，国为任城，盖古之秦县也。在《禹贡》则南徐之分，当周成乃东鲁之邦，自伯禽至于顺公，三十二代，遭楚荡灭，因属楚焉。炎汉之后，更为郡县，隋开皇三年，废高平郡，移任城于旧居，邑乃虑迁，井则不改。”开篇先介绍古任城的脉络，风姓是华夏氏族开国之姓，伏羲氏就姓风。此句在说，华夏以来秦立县，任城便在其列。按《禹贡》分，位于徐州南部，周成王时隶属东鲁之邦。伯禽任鲁国第一任国君，往下传位于顺公，历经三十二代国君，公元前255年楚国出兵伐鲁，灭掉鲁国，自此任城归楚。汉朝以后，任城又恢复郡县之治。隋朝开皇三年（583）废高平郡（今巨野），还任城郡于旧址。虽县郡迁而复始，然而乡井之念始终如一。

李白接着写道：“鲁境七百里，郡有十一县，任城其冲要，东盘琅琊，西控巨野，北走厥国，南驰互乡。青帝太昊之墟，白衣尚书之旧里。土俗古远，风流清高，贤良间生，掩映天下。”他介绍了古济宁的人文环境，说鲁国领域方圆七百里，有十一个县，而任城首当其冲，东衔临沂（琅琊），西控巨野。北通汶上县一带，这是商周时的厥国。南抵河南周口一带，《论语·述而》有句“互乡难与言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这里是太昊伏羲氏安息的地方，是东汉白衣尚书郑均之故里，先贤遗风，与斯地共存。

李白进而以山川浩气寓人，以时人喻山川之气象：“地博厚，川疏明。汉则名王分茅，魏则天人列土。所以代变豪侈，家传文章。君子以才雄自高，小人则鄙朴难治。况其城池爽垲，邑屋丰润。香阁倚日，凌丹霄而欲飞；石桥横波，惊彩虹而不去。其雄丽块坳有如此焉。”他说，这里大地博厚，河川疏朗，汉朝曾封孝王尚食

【故地往事】

李白为济宁写下的颂辞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